

歷史空間

盧植其人

盧一心

玉兔隱約去，金龍現身來。河南衛視要做一集有關盧氏的節目，邀請盧植後代名人，與大名鼎鼎的「和坤」「和大人」——王剛對面，做兩小時節目。早在去年12月初，河南衛視黃編導來電，邀請於12月14日北上當特約嘉賓，遺憾的是，因年底事情繁雜，一時無法脫身，只好婉拒了。

盧植，字子干，河北涿州人。生於139年，漢末北中郎將，性格剛毅，拜馬融為師，劉備曾拜他為師。中郎將是中國古代官名，相當於將軍一職，三國時，周瑜就是中郎將，諸葛亮也是中郎將。在此之前，中郎將相當於禁衛統領，品級大約在正從四品之間。尚書，在當時相當於總攬軍權的貴官，也就相當於現在的正部級官員。傳說中盧植身長八尺二寸，聲音如鐘。八尺二寸有多長？漢時1尺約等於23.1cm，八尺二寸約等於1.9米，足見其高大魁梧。另據傳，盧植很會喝酒，能飲酒1石。漢代1石大約是現在的27斤，如此牛飲之人，試問天下有幾個人能相匹？盧植逝世後，南朝宋史學家范曄在《後漢書》中說：「風霜以別草木之性，危亂而見貞良之節，則盧公之心可知矣。」三國時期，曹操北討柳城，過涿郡時，即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盧植獲此兩位大名鼎鼎歷史人物如此高的讚譽，足以讓後人仰望了。難怪後人評價其為「通古今之學，好學而不墨守成規，備稱海內大儒。」

史書上記載，由於東漢後期政治腐敗，貪賄之風盛行，階級矛盾激化，導致了黃巾起義。時朝廷任命盧植為北中郎將，與皇甫嵩等人去鎮壓黃巾起義軍。經過幾番戰鬥，盧植率軍把張角率領的一支義軍圍困在廣宗(今河北威縣)，但一直久攻不下。這時，漢靈帝派遣小黃門左豐前來觀戰。有人告訴盧植，說左豐貪婪，應送些財寶給他，否則，他回到皇帝身旁會無事生非。盧植一向清廉，不肯送禮賄賂。果然左豐回朝就控告盧植，激怒了皇帝，命把盧植押進檻車，定了個「滅死罪一等」。鎮壓黃巾起義軍之後，皇甫嵩等人為盧植辯冤，朝廷才恢復了盧植的官職並升為尚書。漢靈帝死後，何太后的哥哥、大將軍何進專斷朝政。為剷除弄權的宦官十常侍，何進召并州牧董卓進京。董卓率兵至洛陽後，為凌虐君臣，把持朝政，召集文武百官在崇德殿「商議」廢少帝劉辯，立陳留王為帝。群臣懼於董卓的淫威，都唯唯諾諾，不敢反對。獨有盧植為了朝廷的權威和社會的穩定，正氣凜然，與董卓面對面地抗爭。他講了古人伊尹、霍光廢立帝王之事後，質問董卓：「你只是外郡刺史，素未參與國政，又無伊(尹)霍(光)之大才，怎能強行廢立？」董卓惱羞成怒，拔劍要殺盧植。盧植面無懼色。議郎彭伯勸慰董卓說，盧尚書是海內大儒，威望很高，把他殺了，恐怕天下人不服。蔡邕也為盧植講情，這才平息了這場風波。但後來，盧植還是鬥不過董卓，只好辭官。盧植歸隱後，又被袁紹引為軍師，足以證明盧植此人絕非等閒之輩。歷史經驗再次證明，只要是能人走到哪裡都會被重用，只是機遇問題而已。

那麼，盧植是怎樣當上劉備的師傅呢？這要先從馬融講起，馬融是明德皇后的親戚，東漢儒家學者，著名經學家，尤長於古文經學。他設帳授徒，門人常有千人之多，盧植、鄭玄是其最得意弟子。劉備是漢中山靖王劉勝的後代，算是和馬融有淵源，再加上劉備與盧植是同鄉，都是涿州人，劉備15歲那年，在叔父劉元起引薦下，拜盧植為師，順理成章。黃巾起義時，盧植帶兵鎮壓遇到困難，劉備募兵參加，投入戰鬥立下汗馬功勞，兩人師徒之誼由此可見。此後，劉備先後被任命為安喜尉、高唐令、平原縣令和平原相，奠定了他成為三國時期蜀漢開國皇帝的基礎。有趣的是，盧植的師傅馬融，每次授課時，喜歡坐在高堂大殿中，用絳色紗帳作階段，一邊讓歌伎奏樂起舞，一邊安置學生聽課。一般的弟子經受不了美女靡音的誘惑，未能學到真知識，只有鄭玄、盧植不為所惑，學到了學問的精髓，成就了一世英名。如今，馬融當年講學的地方被稱為絳帳台，扶風縣絳帳鎮也因他而得名，並從漢代延續至今。盧植生性耿直，目不斜視，專心聽講，數年如一日，也因此成為一段千古佳話。

自盧植以後，一千八百多年以來，范陽盧氏代代出英才。僅從魏晉到唐代，正史記載的盧氏名人就達八百餘位。其中，有宰相、尚書、刺史、太守、郡守等百餘人。「初唐四傑」之一盧照鄰也是代表之一。在海外盧氏宗親中，韓國先後兩任前總統盧泰愚、盧武鉉也是盧植後人。據了解，盧姓在當今中國百家姓中排名第四十二，在台灣排名第四十三，可見是個大姓，各行各業人才輩出，這是肯定的。其實，在魏晉南北朝時，盧姓與崔、王、謝已是天下聞名的四大姓，那時，「崔盧王謝」的社會聲望有時比皇族還高。此後，才開始大舉南遷。歷史證明，中華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光輝燦爛歷史，都是龍的傳人，也是炎黃子孫的後代，這是我們的驕傲，也是引以為豪的地方。如今，我們追根溯源，也是為了弘揚傳統文化並從中找到傳承下來的依據。然而，自炎黃二帝後，衍生出了百家姓，如今已是千家姓，萬家姓了，因此，我認為河南衛視做這個節目很有意思。

值得一提的是，中華民族姓氏起源其實主要和圖騰崇拜有關。譬如盧氏的起源就是這樣：上古時期，我國西部地區一支游牧部落攜帶一種用柳枝等編織成的、特製的、盛食物用的器皿——盧器，轉移各地，過着原始的群體游牧生活。這支部落的人為了生存，一邊逐水草，一邊追逐和

飼養利生的動物，以取為衣食之用。同時，為了逃避和抵抗毒蛇猛獸的攻擊，必須運用武器以保自己的生命，於是盧器便出現了。經過長期的遷徙，這支部落的人對百獸之王——老虎十分崇拜，心存敬畏，於是，便以虎為圖騰加以頂禮膜拜。後來，在畫圖造字取姓過程中，虎字的上部便成了繁體字「盧」字的上部。而「盧」字的下部「皿」字即表示當時盧人特製的器皿，即以上所講的盧器。於是，盧氏就這樣出現了。

族譜上說，最早盧姓出自姜姓，即姜子牙，並與高姓同宗，與呂姓同源，屬炎帝的後代。史書上也記載，春秋時期，齊國文公子名高，食采於盧邑(山東長清縣)，其後人以「盧」為氏。到了唐代，盧姓兩次南遷福建，宋朝時進入廣東，清朝康熙年間，開始進入台灣。如今，盧姓的主要聚居地在：范陽，度化，寧化，梅縣，永定，上杭，漳州，英德，惠州，河源等。福建永定盧氏族譜中寫到「我國南方的盧姓大家。據考證，來源於河北的范陽。」文中還寫到，「……益公(莆田七世孫)與縣尹公(孟堅八世孫)，筮出閩省，令莆田；考滿，次永定屬上杭大塘瓦子鄉而居。」而我的祖籍在平和縣小坪鄉，永定族譜在天祐公派系之陳東始祖，附伯祖，天爵公中也寫到，「派衍漳州南靖金山水頭楊柳江洛陽橋及平和縣水(誤，應為「小」)坪鄉等處。」(註：平和縣沒有小坪鄉，只有小坪鄉，乃誤。)

可見，閩省盧氏來源於河北范陽是有考的，也是有依據的。先祖就是盧植。如今，盧植的墓就在涿州城東盧家溝附近，並已成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墓的周圍，蒼松翠柏，亭台水榭，鮮花遍地，碑銘典雅，肅穆莊嚴，是一處極富品位和內涵的人文景觀。附近拒馬河逝水淙淙，日夜訴說着一代大儒的昔日輝煌與啟示。總之，盧植既是盧氏家族的驕傲，也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象徵，他的身上彰顯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和數千年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和品質，令人緬懷嚮往。面對盧植墓，我想無論今人古人，或者中外，都應該是會陷入沉思並追憶的……

乾隆中期，因皇帝在位的時間比較長，高層權力結構和政策施行都保持了一種較為平穩的態勢，民間經濟得到了很好的發展，一度社會繁榮，百姓生活富足。於這種大背景下，以養生求得長壽的需求也陡然提升，一個叫王樹勳的「養生氣功大師」，突然爆紅京城。

王樹勳本是僧人，運途後自稱能夠根據他人的過去、現在、未來的未來，日後的運途與盛衰，經過他的妙手，也可以改變。他還有一項最為神異的本領，是擁有最高境界的氣功，可以指導他人養生，獲得長壽。他為前來諮詢討教的人開列食譜，禁食葷肉，只許吃素，且以吃蔬菜為主，另外還教授一些呼吸吐納的調息方法，讓求教者回家練習，以此養生。

由於王樹勳的蔬食理念，調息吐納的功法，與道家的傳統養生理論近，加上人們也篤信「飲食不節，以生百病」的觀點，故他的「王氏養生論」一經推出，就贏得了許多人的受。口口相傳之下，從平民百姓到巨商大賈，乃至朝廷官員，都對他崇拜得不得了，不少人每天圍繞着他打轉，王樹勳在哪裡設壇，為他人開養生方，數往如來，這些人就跑到哪裡，期望自己也能沾點仙氣，早日掌握養生的要訣。

發展到最後，許多高官都成了王樹勳的信徒。清人陳康祺的《郎潛紀聞(三筆)》載，有大臣奉旨治理黃河，為了使工程順利進行，工事早日完畢，竟然不惜花重金禮聘王樹勳為幕僚參謀。每一處工程現場，事前都要經過王樹勳的推算，有了預知的「結果」以後才開始動工，如果王樹勳

說此處不宜開掘或修建，就另改別地。結果，工程不僅勞民傷財，還因措施不當而效果不彰，因為王樹勳的推算預測，事後被證實，沒有一處是準確有用的。事情發展至此，信徒們依然未能醒悟，王樹勳又通過行賄的方式，買了一個知府的空銜，希望由此步入官場。就在他躊躇滿志準備上任大撈一筆的時候，御史石承藻向乾隆上疏，揭露王樹勳以「養生論」惑眾、四處行騙的事實。乾隆聞之大怒，下令緝拿王樹勳，並嚴查與他有往來的官員。收到風聲的王樹勳趕緊腳底抹油跑了，逃到邊遠的地方銷聲匿跡躲了起來。

而在官員清查中，戶部侍郎蔣子清是王樹勳最著名的信徒弟子，乾隆召他來責問，他卻狡辯不承認，聲稱自己與王樹勳往來，只是與他探討學的心得，從沒有追隨過他的「王氏養生論」，也沒有吃過素，向來都是吃肉的。為了證明自己沒有追隨過他，他在軍機處與人共餐，當著眾人的面大口吃肉。雖然有人舉證，蔣子清是在說謊，他之前已經停葷食素了許久，但由於蔣子清與王樹勳親厚，連同祖父在乾隆治下同朝為官，連同祖父有「三代翰林」之稱，平素的官聲也不錯，對此乾隆也不好發作，最後只是訓斥了蔣子清一頓，不了了之。

不論古今，如何養生促進健康，取得長壽，都是民眾極為關心的熱門話題。所以也有不少人騙子利用各方信息資源大肆行騙，誘人墮入彀中。而要徹底杜絕這一現象，公眾文化素質的提升，是必經之路。



養生食品受大眾歡迎。 網上圖片

生活點滴

蒲繼剛

有爸爸在，不哭

去年6月16日下午2點多鐘，我正在上班。兒子所在的學校老師打來一個電話，說是兒子出了點意外，讓我馬上到醫院去一趟。

我心裡咯噔一下，馬上緊張起來。兒子當時十歲，正是特別淘氣的時候。平時兒子在家裡就特別好動，在學校裡，又有這麼多同學，更不知淘氣到什麼程度。我給同事說了一聲，馬上就往醫院趕。好在醫院以前是工廠職工醫院，才分出去不久，離我們工作的地方很近，我連跑帶趕，十分鐘不到就趕到了醫院。

兒子當時也正由老師把他帶到醫院，他用一塊衛生紙捂着額頭，渾身上下都是血。一見到我，又忍不住大哭起來。我當時心痛極了，馬上用手幫他捂着額頭，把他帶進了手術室。醫生讓我鬆開了手，這時，我才看清楚，兒子額頭上劃出了一條有一寸多長，近二毫米深的傷口，都傷及到了骨膜，怪不得他大哭起來。醫生說要馬上縫針。我把兒子抱起來，放到手術台上，兒子的小手緊緊地抓住我的手，還在大哭。我雖然心痛得像針扎的一樣，但我還是說道：「貝貝(兒子的小名)是個勇敢的孩子，有爸爸在，貝貝不哭，不哭，不哭……」醫生給兒子打了麻藥，最後縫了三針。縫完針後，要打吊針消炎，兒子慢慢不哭了，平靜下來。兒子掛着吊針，我用一隻手握住他的小手，看着他，他眼中依然噙着淚水，我把另一隻手也放在他的小手上，我想把一個父親對兒子的愛，用這種方式傳遞給他，讓他知道，在他每一次遭受痛苦和災難的時刻，父親都會和他在一起，並把這種愛和力量加倍給他。雖然我倆都沒有說話，但兒子理會了我的意思，他把頭慢慢靠在我的身上，兒子覺得他現在真正安全了，可以放心了。

看着兒子傷心、痛苦的樣子，和他靠在我身上後的安詳，我突然想起自己小時候，想起了父親，想起那一次我被毒蛇咬傷時的情景。

那時，我也是十歲左右，家裡餵了幾隻兔子，我去給兔子割草，在草叢裡讓一條很毒的蛇咬了。當時，正是中午下班，父親知道後，馬上背着我就往醫院跑。到醫院後，醫生在我被毒蛇咬傷的腳背上用手術刀劃開口子，擠毒液時，我疼得大哭，也是抓着父親的手，父親說：「有爸爸在，不哭，不哭……」那時的情景和今天是多麼相似的一幕。父親急出了一頭的汗，呼吸也變得急促，但他依然把我的小手抓在他的大手裡，嘴裡不停地說：「有爸爸在，不哭，不哭……」當時，醫生說毒液已經傳到我的腿上，還有一定的危險。父親知道後，曾經想用自己的嘴來為我吸出腿上的毒液，只是醫生一再規勸他，說這樣有可能導致他也中毒，並且讓他相信醫生的技術，父親才沒有這樣做。父親一直對我很嚴厲，平時總感覺他的威嚴大於對我的愛，那次被毒蛇咬傷的情景，雖然歷歷在目，但心中總感覺父親對我的愛，也被他一直以來的嚴厲所沖淡。而現在，當兒子受傷的情景出現在我的面前，我才真正領會到一個父親對兒子的愛是多麼深沉、博大……

父親已經去世三年多了。我已經不能再對他說一聲感謝，謝謝他給了我生命，謝謝他對我的艱辛的養育，謝謝他那樣深沉而又默默地愛着我！人生就是這樣，當你很自然地享受着親情，父母的愛，家庭的溫暖時，你總覺得很正常，很平凡，而當你失去這些時，你才能真正懂得它彌足珍貴。

現在，兒子在一天天長大，我卻在一天天衰老。許多年過後，當兒子也長大成人，也為人妻，為人父時，他還能記得自己童年時受傷的情景嗎？他能體驗到一個父親對他刻骨銘心的愛嗎？並且把這種愛傳遞下去嗎？但願他永遠在愛的溫暖中成長，並能感受到這種愛，去延續這種愛……



盧植 網上圖片

古典瞬間

清代的偽養生騙局

乾隆中期，因皇帝在位的時間比較長，高層權力結構和政策施行都保持了一種較為平穩的態勢，民間經濟得到了很好的發展，一度社會繁榮，百姓生活富足。於這種大背景下，以養生求得長壽的需求也陡然提升，一個叫王樹勳的「養生氣功大師」，突然爆紅京城。

王樹勳本是僧人，運途後自稱能夠根據他人的過去、現在、未來的未來，日後的運途與盛衰，經過他的妙手，也可以改變。他還有一項最為神異的本領，是擁有最高境界的氣功，可以指導他人養生，獲得長壽。他為前來諮詢討教的人開列食譜，禁食葷肉，只許吃素，且以吃蔬菜為主，另外還教授一些呼吸吐納的調息方法，讓求教者回家練習，以此養生。

由於王樹勳的蔬食理念，調息吐納的功法，與道家的傳統養生理論近，加上人們也篤信「飲食不節，以生百病」的觀點，故他的「王氏養生論」一經推出，就贏得了許多人的受。口口相傳之下，從平民百姓到巨商大賈，乃至朝廷官員，都對他崇拜得不得了，不少人每天圍繞着他打轉，王樹勳在哪裡設壇，為他人開養生方，數往如來，這些人就跑到哪裡，期望自己也能沾點仙氣，早日掌握養生的要訣。

發展到最後，許多高官都成了王樹勳的信徒。清人陳康祺的《郎潛紀聞(三筆)》載，有大臣奉旨治理黃河，為了使工程順利進行，工事早日完畢，竟然不惜花重金禮聘王樹勳為幕僚參謀。每一處工程現場，事前都要經過王樹勳的推算，有了預知的「結果」以後才開始動工，如果王樹勳

詞話詩說

卡嚓

三月初台灣攝影朋友訪港，我領着他從旺角上海街西洋菜街、尖沙咀半島酒店天碼頭、中環大會堂立法會大樓、灣仔藍屋蘭帖街到北角新光戲院，都通通走了一遍。期間聽得最多就是「卡嚓卡嚓」的聲音。「卡嚓卡嚓」的就是攝影者按快門的意思，遊客嘛，自然想多拍些照片帶回自己的城市。充當香港導遊的那個下午，耳畔一直響起周耀輝寫給盧凱彤的《卡嚓》。是的，流行歌詞分析員總有點職業病。除了因為盧凱彤《卡嚓》官方MV，同樣取景於我導遊過的景點，令人重新思考的，或許就是拍照這項日常生活行為吧。

已搞不清楚究竟從何時開始，拍照成了我們生活中唾手可得尋常動作。我認識的好些朋友，小時候還是要到屋村照相館才拍到全家福。到了廿一世紀的今天，大家的手機都兼附拍照功能，不管吃飯走路，或是學生在課堂上要記下老師寫在白板上筆記，「影相」都似乎是一種欲罷不能的條件反射。在香港流行歌詞的領域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影相歌」大概是黃偉文的《心照》和《沙龍》。而周耀輝的《卡嚓》則是鮮有以象聲詞(「卡嚓」)借代(「影相」)主題的一種詞風格，配以人山人海的蔡德才即影即有的相機音效剪接，《卡嚓》的確入型入格。《卡嚓》以一連串的短暫意象開始，像急雨、風箏飄過、知更鳥鳴、夕陽西下、天色轉暗，全都是稍縱即逝的時光——

「急下兩過 草更盛放 最終要蒸發 不如找個辦法 去將鮮奶留低 好嗎? 最多一剎 至少一剎 好好的感覺它 只需要記下 沒繩風箏 喚來知更 好好的擁抱它 永遠於倉猝間 夕陽充塞 在床一側 白晝光的風景到暗 轉眼便明白 所以喜歡證明今天更真實」

拍照似乎是留住時光凝定一剎的不二法門，即使這些事物都平常不過，叫聲嘩嘩

梁偉詩

《卡嚓》

曲：盧凱彤 詞：周耀輝  
唱：盧凱彤

急下兩過 草更盛放 最終要蒸發  
不如找個辦法 去將鮮奶留低 好嗎?  
最多一剎 至少一剎  
好好的感覺它 只需要記下  
沒繩風箏 喚來知更  
好好的擁抱它 永遠於倉猝間  
夕陽充塞 在床一側  
白晝光的風景到暗  
轉眼便明白  
所以喜歡證明今天更真實

鮮奶熱了 嘴角白了 最終要消化  
不如找個辦法 去將鮮奶留低 好嗎?

結構，「陰陽」原是指「山之陰」「山之陽」，為陽光所照的就是「陽」、背着陽光的卻是「陰」。這裡拆解了漢語詞組的結構特點，「光陰」原是由「日照」與「非日照」的時段組成的時間之意。因此，「找一種色叫光陰」無疑是觀察細味時光的一種心情。另一方面，《卡嚓》一詞也令人想起愛用象聲詞入的黃偉文。Y詞中的左麟右李《喲喲聲》和PIXEL TOY《啾啾》，分別用以表達焦急和不知所措的情緒。而周耀輝在《卡嚓》以象聲詞(「卡嚓」)借代(「影相」)動作的寫法，其實至少可以追溯到《卡嚓》的姐妹作《霎!》。2000年，周耀輝為盧凱彤創作《霎!》，便以關掉電視機一剎的聲音，借代關機動作，從而側寫疑似宅女的生活點滴和一段短暫的緣分。

聽着《卡嚓》的時候，西西和何福仁的對話集《時間的話題》所談的又飄過我的腦海。他們說，人們總是旅行回來看照片時，才細心地把景點重新遊覽一次，毋寧說真正的旅遊，反倒是在旅程結束後才開始的。這是多麼魔幻現實的事！那麼，我倒影真的希望周耀輝的《卡嚓》，可以讓聽眾用肉眼用心靈開始咀嚼生活的種種——眼，唔好剩係掛住影相啦……